

小夜曲

「令尊是個好人！」朋友在臉書上這麼留言。

拜網路發展之賜，交友輕鬆又迅速。以臉書為例，我曾經一天收到數十筆加好友的通知，然後，輕點滑鼠，電腦同步回應：「現在，你和某甲、某乙、某丙…是好友了！」簡單明瞭且皆大歡喜，只不過，現實生活裡誰也不必認得誰，夠熱鬧也夠寂寞的了。

留言的「朋友」用的名稱是 Melody。

一個月前父親往生，喪禮極其簡樸低調，除家族至親，一般友人並未特別告知，所以 Melody 留言：「令尊是個好人」怎麼想都覺得突兀。何況，這過於簡略的留言，與生硬的電腦字相呼應似的，不著邊際、不帶感情，坦白說，話語中怕是埋針藏刺的。

電視搞笑綜藝裡，以豬哥為名的某主持人，喜歡冷不防地迸一句：「哇咧，恁娘卡好！」觀眾們，不管是攝影棚的還是電視機前的，總會配合地一陣哄堂。笑歸笑，可沒人認為「恁娘卡好！」是真心問候觀眾諸君：「令堂，萬福金安。」我同樣無法理解「令尊是個好人」這樣的斷語，究竟是讚揚？問候？還是辱罵？特別是家父，就我所知，怎麼也說不上是個好人，不論於公、於私。

嚴制期間，行禮如儀，殯儀公司人員與家母商議時，她條理而冷靜的態度，讓公司業務代表不只一次讚賞家母臨事不亂、處置得宜，極為罕見。

「六十不到走人，怎麼說都算早了，心肌梗塞又事出突然，家屬大多慌了手腳，議事猶豫不決，說定的事也隨意更動，累人啊。府上卻絕無這問題，令堂對一切了然於胸，自有定見，情緒管控得宜，說實話——絕無冒犯之意，似乎曾經沙盤推演，早已坦然尊翁的離去。」年輕的業務員口無遮攔，卻說中家父母長年淡薄的情感。

父親是學歷、職位都不高的公務員，但因為外表斯文、談吐有禮、思慮細膩，深受單位長官器重。母親任教職，經介紹認識父親，自然也為那形象欣羨不已。婚後，她卻驚覺，形象和真象截然不同，對家父，她是看走眼了。

首先，父親不是標準的公務員，他遊走於私人企業與公部門之間，在非正式的授權下，負責透露官方工程底標，協助廠商包攬業務、護航違規工程建案，然後索賄賂、要回扣、收佣金。他受器重是因為精通行政法規的漏洞，擅長走法律邊緣，文過飾非，萬一長官遭受質疑，他也會慨然一肩承擔所有疏失，絕不衍生後續困擾。換言之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白手套和背黑鍋。

再者，父親交遊廣闊，黑白兩道應酬不斷，凌晨兩三點才下班回家是常事。什麼應酬？他從不藉口塘塞，就是打牌、喝酒、玩女人那回事。其中女人這部分，最讓母親無法忍受，父親卻樂在其中。他喜孜孜地暢談酒店、美容院的小姐，從薄紗制服店的挑逗、粉壓按摩的激情，到泰式的變態陪浴，用語猥褻輕佻令人咋舌。

家母對自己的婚姻一直很悲觀，父親是個十足的小人，披著溫文儒雅的公務員

形象，骨子裡卻是貪財好色的壞胚，天理昭彰，賠上整個家只是早晚的事。

父親對這樣的批評嗤之以鼻：「低階公務員，屁也不是個。我靠腦袋，贏得上頭的信任和好處，礙著誰？能出得什麼事？要說風險，外頭經營公司行號的，哪個沒風險？賭得起、賺得來，就這麼回事！再說交際應酬，花別人的錢，做自己的面子，爲什麼不？喝酒、吃飯、開房間，都有解決問題的大學問。至於和女人勾搭，都是作戲，魚幫水、水幫魚，各取所需，我問心無愧。」

真要說父親的好，大概只有個性溫和這一樁。他幾乎不和家母起爭吵，即使母親用語尖酸刻薄，他也能笑臉示好，平息紛爭。

我只看過一次父親動怒的樣子。

他漲紅了臉，一腳踹破客廳的日式拉門，然後進房間、蒙著被，不發一語。那天稍早，家母對他坦白，懷上的孩子拿掉了，是女娃。那陣子父親外遇的傳聞不斷，又遭檢舉貪瀆，政風人員連番上門，家母恐懼莫名。

大二那年，父親的生活突然回歸正常，準時上下班、拒絕額外的公務應酬。他臨摩字帖、聽交響樂、蒔花植榕，生活轉爲嚴謹。對人和顏悅色一如往常，但變得敷衍，或說是漫不經心，聊天說笑變得含蓄保守，再無從前的囂張和自信。

「騙不了人！工作又出問題了，要不就是玩女人，惹上大麻煩。」家母冷冷地說：「記著，別遺傳到那個樣！」這年父親四十八歲，聽著誇張大笑，不置可否。

不管如何，我給 melody 發了私人訊息，網路裡假假真真，就怕疏忽了熟人。

等了幾天，melody 回覆了：「李玉兒，你可能不記得。」

李玉兒？我忍不住驚呼。

我當然記得玉兒。

高三那年，我注意到鄰居和我同年的女孩，總是衣著潔淨如新，總是低頭碎步疾走，她就是李玉兒。

那時舊家閉塞的巷底就我們兩戶，她們是改建的新式屋，半年前遷入，和我們的日式舊宅共用一個庭院。玉兒的家很漂亮，當雙層窗簾拉起，從庭院就能看到客廳裡豪華的擺設：純白的皮沙發、閃閃透光的水晶燈、粉綠色的牆面、多隔層的玻璃酒櫃，更內側還有烤漆黑亮的大鋼琴。

入夜後，玉兒家會有鋼琴聲傳出。應該是擔心擾鄰，所以窗門緊閉，窗簾遮攔，琴聲也顯得壓抑悶塞，一如客廳曖曖而出的微弱光影。靜夜裡，曲樂若有似無，更覺悠揚動人。

那些鋼琴曲的名目、作者什麼的，我幾乎都不懂，只能瞎子摸象般，在支離破碎的音符中尋找似曾相識的片段。唯一列外的是舒伯特的《小夜曲》。

那次，鋼琴聲持續到深夜。我走出書房，看到父親佇立庭院邊，他剛「下班」回來。

「聽到鋼琴？」父親指向鄰居，很是得意地說：「《小夜曲》，舒伯特的！」

「那是舒伯特的隨興作品，某次喝醉酒，才在非正式的場合裡彈奏出來，沒想到演奏結束，聽眾們竟起立鼓掌長達數分鐘。酒醒後，舒伯特激動落淚地說：這樂曲是活的，裡頭每個音符都能穿透人心。」

注意聽，這樂曲是雙部曲式，大小調交替發展，所以有迴旋的效果。這迴旋不複雜，開始是 D 小調旋律模仿吉他的輕盈婉轉，接著是八小節抒情和緩的間奏，然後會轉成 D 大調，加強變化音，讓感情變得激動。就這裡，聽到沒？吉他伴奏音型沒變，再來又會出現八小節間奏，最後還會回到 D 大調，由強漸弱，漸弱……這就接近尾聲了。

樂曲中，美麗的女孩正在夜空下輕聲歌唱，歌聲穿過黑夜，隨風迴盪在幽靜的樹林裡。此刻，皎潔的月光灑落大地，風吹樹梢如戀人的絮語，或許還帶著月桂葉的香味。等待的情人並未出現，只有夜鶯呼應了她的歌聲，用清脆甜美的聲音為她傳訴愛情，希望那銀鈴般的歌聲能感動情人的心。想像你是那位遲到的情人，有沒有想投入女孩溫柔懷抱的衝動？

王羲之喝酒後寫的蘭亭序，被稱為行書第一；舒伯特酒醉後彈出的小夜曲，也是情歌第一。所以，酒，不該被污名化，是不？」

那是很不可思議的經驗，在月光下，鋼琴聲中，聽渾身酒氣的父親談舒伯特，談《小夜曲》。坦白說，這也是父親留給我僅有的好印象。

我給玉兒寫過信，說到夜晚的鋼琴聲，說到舒伯特、小夜曲、情詩。少年情懷，企圖明顯，但是，她並沒有任何回應。不久，玉兒搬家，彼此再沒見面。

玉兒她們搬家，是在瓦斯中毒意外之後。

大學聯考前幾天，我徹夜讀書，沒有鋼琴聲。父親回家後裸著上身，閉眼躺在庭院的藤椅。

忽然，一陣急促而高亢的呼號，玉兒的母親，開門放聲哭喊：「救…救…救人、救人啊！」

父親幾乎不加思索，彈身而起，衝進玉兒的家。稍後，巷口有人開門、推窗探望，然後遠近人群開始聚集。

父親抱出玉兒。玉兒全身濕透，包覆著浴巾，慌亂間，浴巾大半拖垂地面，她鰻形凸起的胸部緊貼父親赤裸的上身。或許是濕滑的身體難以使力，走幾步後，父親蹲下身，右臂伸過她的腋下、左臂穿過鼠蹊部，環手側抱，再起身快步奔走。

與父親錯身時，我看到玉兒的臉埋在父親胸前，紺紅的手臂環著父親的脖頸，如微醺後酣睡，絲毫沒有恐怖、致命的氣氛。然後在父親臂彎處、貼近玉兒的下部，我看到那稀疏而神秘的體毛，心裡如有猛力撞擊，耳底轟然巨響。家母隨後追上，迅速為她塞好浴巾，又脫下薄外套為她蓋上。

之後，再沒聽到玉兒家的琴聲。搬離的前一晚，玉兒家忽然門窗大開，琴聲徹夜，熟悉的、陌生的曲子接連不斷，幾乎可以感覺到玉兒的指尖在黑白琴鍵上恣意

的彈盪、滑動。那放肆而囂張的琴聲，使庭院透著緊張和壓迫感。

直到夜深，短暫的安靜後，舒伯特《小夜曲》和緩響起，那對話般的旋律，如泣如訴地迴盪在庭院，在我心底勾起一陣陣的顫抖，那是我聽過最動聽的鋼琴曲。

我發給玉兒訊息，希望見個面，故人重逢，不容易啊。

玉兒很快的回覆：「見面當然無所謂，只是十三、四年了，歲月漫漫，各自匆忙，見了面找不到共同話題，彼此尷尬，怕是要後悔的。」語氣模稜兩可，卻還是留了連絡電話。

我並不擔心話題，倒是年少的印象早已模糊，萬一相見不相識，或認錯人，那才真是尷尬。玉兒在電話裡笑說同感，然後詢問是否方便就近在她的住處碰面，而且，中午休息時間為宜。

「結婚了吧？可別被誤會，害您添麻煩了。」她吃吃地笑。

玉兒的聲音甜柔，毫無彆扭羞澀，談吐中有一股自然的親和力，一種引人遐思的魅力。她的聲音，在之前我毫無印象。

第一次到玉兒住的公寓大樓時，很覺得意外，那雖然不是什麼知名的豪宅，但從建築格局、門禁管理來看，絕對稱得上高級住宅，普通薪水階級應該也住不起。

我在大廳門外探看，管理員隨即過來盤問，然後堅持我應該進大廳會客。

大廳會客區擺放幾組原木扶手的沙發桌椅，純白大理石桌面擦得潔淨如鏡，在垂掛的鵝黃色水晶燈映照下，更顯得晶光閃爍，華麗高貴。

中午時間，會客區沒什麼人，我看看大廳的自動門，又看看電梯門，深怕沒在第一時間認出玉兒而失禮。

幸好我的擔心只是多餘的。稍後，玉兒走出電梯門，望了我一眼，臉帶微笑，就毫不猶豫地走來。

我慌忙站身，玉兒含頷點頭，然後在我對面坐下。

「我認得你，你和令尊長得像。」玉兒笑著說。

玉兒身高沒多大改變，160公分上下，略瘦顯得秀氣，絳紅的唇在白皙的臉部襯托下，很是出色。穿著簡單的居家服，蘋果綠的寬領短衫，純白的七分褲，束著稍高的馬尾，俏麗而精神，除了口紅，沒有刻意妝扮。

「下午沒課？記得說是當老師吧。」她盯著我說：「就知道你很能讀書，當鄰居時就注意到，你房間總是通宵亮著。」

玉兒的眼睫毛很長，輕眨時在眼瞼前端形成一波美麗的扇形弧線，很好看。

「從前沒想過要教書的，雖然幾年下來也教出興趣，坦白說，也就是混飯謀生吧！」

「是啊，都只是工作罷了，」玉兒順著我的話，愉悅地說：「真結婚了？」
我稍遲疑，然後點頭。

「妳呢？」

玉兒搖頭。然後起身走向大廳旁的自動販賣機、投幣，帶回兩罐咖啡。她身材勻稱，走在冷清的大廳，更顯亮麗搶眼。

「看我多失禮，飲料也沒準備。」玉兒笑著把咖啡遞給我。傾身向前時，前襟敞開，我連忙把視線移開，她也技巧地按遮領口。

大廳傳出微弱的鋼琴音樂聲，我想起她的鋼琴。

「還彈琴嗎？」

「早不碰鋼琴了。」玉兒往椅背躺，輕鬆地回答：「音樂啦、藝術啦，要天份、要興趣、要有錢有閒，我沒那條件。」

「那不太可惜了？」

「倒也不至於，學過的東西大至不會憑空消失，像游泳、腳踏車、烹飪等，鋼琴也是，指法什麼的，都根深柢固地藏指尖，忘不掉的！」

有一年去沙巴，看到飯店大廳正中擺著演奏廳級的白色平台大鋼琴，琴上橫放一大束紅玫瑰，挺好看的。琴鍵上鎖的，問櫃檯找鑰匙，開琴試音，走音不嚴重，反正沒事，順手就彈起來。開始也擔心指法生疏，玩笑地彈起芭達捷芙斯卡的《少女的祈禱》，就垃圾車那曲子，同伴都覺得有趣，嚷著安可，大廳裡一些金髮的洋人也有鼓掌的。欲罷不能，其實自己也手癢停不下，所以納西索耶佩斯的《愛的羅曼史》、莫札特《土耳其進行曲》都跟著上場，到帕海貝爾《卡農》時，我閉著眼，感覺是指頭在琴鍵上的自主反應，什麼指法、輕重、情緒，都和自己無關，和那群起哄的觀眾一樣，我也是旁觀者，只是貼近琴鍵罷了。

那場隨興的演奏讓我在同伴間成了話題，也有些實質上的好處。那是題外話，想說的是，閉眼彈琴時，感覺超詭異的，指頭與琴鍵竟然可以這麼深刻的契合！看似疏離的東西，其實毫不陌生。更驚訝的是，對自己的手指似乎也沒那麼了解呢，時時盯著的手指頭，都能這麼陌生，那看不到的內心就更不用說了。」

玉兒笑著撫弄自己的手指，那手指看起來纖白柔美。

我笑說，自己是音樂白癡，無從體會這種境界。玉兒客氣地道歉，是自己把話題扯遠了。然後，她問到學校，我提到煩瑣的教改、叛逆的中學生等，話題雖然枯燥乏味，她始終禮貌而專注聽著。

再稍後，她看了腕上的表，抱歉地說還得忙。

我趕緊起身，也說得再回學校。

「還會來看我嗎？」玉兒開朗地問：「雖然很久不見，我們是朋友吧！」

我連忙點頭說是。

玉兒笑得燦爛，陪我走出大廳門外。

「對了，」在我轉身時，她才想起說：「你剛問的——我結過婚，也離婚了。」

我回過頭，玉兒卻是一臉輕鬆，對我揮手叮嚀：「記得給電話。」

再接到玉兒的電話是一個禮拜後。

「怎麼都沒來電？等著呢！」她語氣抱怨，卻更像撒嬌：「不是說，沒事就給電話的嘛！」

我連忙道歉，推說學校事忙。其實一直都想打電話，只是想不出好藉口。

然後，玉兒說還有好些話想說，希望午休時能再碰面。

我在午休前到大樓，玉兒已經在大廳等著了。

「知道你還上班，但是沒辦法，只能用中午時間。」玉兒抱歉地說：「再稍後，我也得上班呢。」

玉兒還是一身休閒，鵝黃色的緊身圓領衫、白色短褲，短褲下是淺褐褲襪，身材曲線突出，腿部更是性感。

我不好意思直視，只能假意看桌上的飲料。

「沒事，就喜歡看你、和你聊聊。」玉兒用手指輕輕點我手背：「對了，沒和你談到我的工作，這很不好。其實，我在酒店上班，便服酒店公關。不至於看不起我吧？」

我深吸口氣，想表現平靜些，卻還是忍不住問，是怎麼回事？

「就是工作罷了。」她笑著解釋：「不完全像你想的那樣，公司還算正派。同事也好，客人也好，相處還算愉快。之前也說了，托鋼琴之福，同事、熟客知道是會鋼琴的，另眼相看，態度上也尊重些，鋼琴這事說來還是有意思的。」

記得玉兒的家境不差，何至於酒店上班？

「你不懂，我家可比不上你們平穩安定。」玉兒搖搖頭，低聲問：「高中畢業前，我們匆忙搬家，就因為房子被法拍了，不搬不行。」

我很驚訝，完全不知道有那回事。

「當年我母親被包養，金主是進口車商，姑且也稱之為父親好了，他以公司的名義為我們買下房子，之前我們生活算是富裕的，有足夠的生活費，也能趕流行學琴、學芭蕾。」

被迫搬家，母親該負最大的責任，當了十幾年小三，竟然沒辦法在自己名下要棟房子。所以，父親公司的財務出問題，財產被清算時，我們的房子根本逃不掉。

母親曾經低聲去找父親的老婆幫忙。對方可沒什麼好口氣，說是這些年來該給的生活費從未少給，現在債務龐大，男人跑路了，別說東山再起，怕是早晚還得被收押，誰知道那死人外面還有多少女人？怎麼幫？各人都只能自找生路。」

「那時我還鬧自殺，記得嗎？」玉兒抬頭問。

「自殺？是瓦斯意外那次？」

「才不呢！」玉兒笑著說：「那時家沒了，母親天天哭鬧，真是世界末日哪！」

「那晚，我在浴室聽到令尊車停巷口的剎車聲，那聲音比往常清楚，我心底混雜著悲傷與忌妒。鄰居——就你們家人，單純安定，從沒有什麼爭執紛擾。你父親，個性樸實而負責，夜深加班回家後，時常架起涼椅躺在庭院裡，像守護家人，讓人印象深刻。怎麼我母親就找不到像樣的男人，把生活搞得一團糟。不怕你笑話，扯掉瓦斯管線前，我還真想過，要不乾脆去求令尊收留我們算了。」

大學我只讀一年就休學了，反正也不是什麼有前途的名校名系，之後在酒店做出納。母親當然反對過，但經濟現實是大問題，而她自己的問題也不小，長期的憂鬱夠她受的了。

到酒店工作是因為待遇比一般公司高，另一方面也是故意激怒母親，說不清楚為什麼，大概是氣忿她找錯男人，落得一無所有，還把家給毀了。」

玉兒停下喝了水。臉上始終保持淺淺的笑容，彷彿陳年舊事，她也不那麼在意。

「我早婚，或許也和母親有關。廿四歲結婚，前夫是酒店的客人，明媒正娶，算是給母親看的。離婚也早，廿六歲，不關我前夫的事，他是老實人，讓我在家當少奶奶，還任我使性子不生孩子。是我自己的問題，感情的事，說不上來，四年婚姻生活，感覺就是輕飄飄，使不上力，一顆心像全被掏空，然後塞滿別人的東西，自己都被自己嚇到。」

沒有太多的爭執，之前已經分居半年了。這公寓就是前夫給的，他說既然是我喜歡的，當然就留給我，我要求自己負擔貸款，他也勉為其難才答應的。

別看我現在說得輕鬆，也是徹徹底底哭過一陣的，怎麼說都是個善良的人，沒來由就造成傷害了，可是，你知道嗎？回到酒店上班，我的心底爆起如雷的歡呼，我明明空無一物，卻有滿滿的踏實感。」

我無法想像在酒店上班的踏實感。

玉兒搬家後，那房子空了好長一陣子，我曾經納悶，反正是空屋，幹嘛非搬不可。後來北上唸大學，也時常想起她，想她穿著秀氣的女校制服，低頭疾走的清純模樣；想她纖細的巧手在琴鍵上輕盈地跳躍；想到她裸著身、披罩浴巾……。

「記得這個吧？」玉兒從手提包拿出一張卡片，笑著說：「當年你遞給我，卻什麼話也沒說。」

我翻看卡片裡寫的：「冷清的庭院，因為妳的小夜曲而變得不同，感謝妳的鋼琴聲，讓乏味的夜讀充滿韻味……」十七、八年前的字跡，因為刻意工整而顯得幼稚，讓我有些尷尬。

「那時我不知道該怎麼回覆，寫不出你那種文縷縷的話嘛，」玉兒眨眨眼似笑不笑：「我只想直接問，你是喜歡我吧？我也不討厭你——和你的家人，你可以大方地靠近我呦。」

我耳根感覺麻燙。

「可不是翻舊帳，要你負責什麼的，商業本票追訴期也都只有三年，這可算不得帳。只是一直收藏著，就拿出來敘舊玩笑罷了。不過，」玉兒深吸口氣，認真地說：「諸如此類的小事一直都在我心上，揮不去，也沒想揮去，攔心上的事都是苦樂摻半，對我來說，其中樂的成份應該還是多些。」

「拿這事來說，」玉兒指著卡片：「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，把生活打得一團亂，我覺得不會這麼草草結束。」

「我們會一起上大學，當然不會同校，但是假日我們會暱在一起，偶爾會有小爭執，但是最後你會讓著我，想也知道，你們一家人都有好脾氣嘛。然後我們一起畢業，一起找工作，一起睡覺，最終走向婚姻。你還是當你的老師，我當然不會是酒店公關，或者我就當全職家庭主婦，跟你說，我料理魚的功夫是一流的，改天讓你嘗嘗。說到哪？對了，我們也會生養兩三個孩子，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。」

玉兒說得悠然神往，突然語氣一轉：「可別笑我三十好幾的人還做著純情青春夢，這些只會對你說，也只能對你說。現實生活之外，這算我們共同的夢，說不定當年你也是這樣想像的吧！」

我點頭同意，心底也一陣甜美。

「但是，房子法拍、自殺、搬家這些事，讓後續全走了樣，我們共同的夢想就只能歸檔，像彈鋼琴那回事一樣，如今只能當故事說笑了。現在，機緣巧合，我們又見面了，未來也許會喜歡彼此、真誠相愛、甚至上床，但是不管如何，那都是另一回事，和之前的夢想是截然不同的。

我的朋友很多，只說在酒店裡，聊得開的同事、客人都算朋友，但在那裡沒有夢，我的夢不是胡思亂想，更不是幼稚濫情，它們都慎重地擺在我心底最重要的位置，從埋種、發芽、滋長，到歸檔深藏，毫無遺漏。」

「可別笑話酒店女子厚臉，」她輕聲地自我解嘲：「當你是貼心朋友才這麼說的。」

我點頭說懂。

和玉兒的午間約會大致上就是這樣：在會客間喝飲料、聊天，一小時後，她準備上班，我回學校。玉兒的魅力不只是舉手投足間賞心悅目的優雅，在敘舊述往時，她坦然無心防，流露出真誠的信任更讓人喜歡。

玉兒邀我去她家是在一個月後。

「來這裡吃晚餐可好？」手機裡玉兒的聲音顯得雀躍，她說：「只是簡單的蒸鱸魚，上次說了，我的拿手菜。」

我興奮地答應下。

事出突然，給妻的電話裡只能推說學校同事臨時開會。妻頗有抱怨：「以往不都是白天開會？沒早說，晚飯都準備了！」

和玉兒走進電梯間按樓層時，我碰觸到她的胸前，感覺出是沒有內著的柔潤，我連忙道歉。她神情自然，只嘴唇微動，聽不出是說謝謝，還是沒關係。

玉兒住六樓。進門客廳裡擺著全組 L 型白沙發，上方是交錯紅、黑、白幾何琉璃片的藝術吊燈。壁面淡粉藍，牆面有大尺寸的液晶電視、高功率直立喇叭，旁邊通道有對向的三間房，應該是臥室和書房。更裡面的廚房有全套咖啡色系的歐化廚具，光可鑑人。廚房是客廳的延伸，只隔著半堵及腰的小吧檯。

她領我到廚房，橢圓形柚木餐桌上有兩個大瓷盤，擺盤精緻。

「法式鱸魚。」玉兒自信地說：「不騙你，電視名廚阿基師、詹姆士都不見得比得上。」

那是斜切片肉的鱸魚，先蒸再烤過，上頭還有羅勒青醬勾薄芡，不論配色或味道都非常像樣。

「有法式餐廳的感覺！」我發自內心的讚美。

玉兒笑得燦爛，切下一小塊後，大部份推到我盤裡。

「沒其它東西了，得讓你吃飽。」玉兒得意地說：「煮鱸魚有風險，有時魚腥和土味太重，會讓人倒盡胃口。不過我有獨門密訣——削些地瓜皮一起蒸，醬汁混些地瓜泥，什麼噁心的味道就全消失，只有鱸魚鮮美的原味。」

「知道嗎，酒店小姐一般不吃魚，不只鱸魚，所有的魚都不怎麼喜歡。」玉兒邊看我吃，邊聊：「解夢的說，魚和性是一體的，魚嘴、魚身象徵性器官；魚水之歡是性愛；抓魚、吃魚都是欲求不滿的性暗示。在酒店上班還想著魚，當然要鬧笑話了。」

我說，這是開我玩笑嗎？

「不不，保證沒有任何暗示意義，只是忽然想到。」她笑著說。

收理餐盤時，玉兒不准我幫忙，堅持讓我坐到客廳去：「看電視、雜誌都好，就當是在自己家，我喜歡這樣。」

我坐在沙發看著玉兒的背影，帶腰身的粉紅圓領 T 恤、牛奶絲緊身褲，從脖頸、背臀到腿部形成流暢而平滑的身材曲線。我想起她沒穿內衣。

忽然，玉兒轉過身來，盯著我的眼睛，我耳根一陣灼熱。

「你和令尊真的很像。」玉兒沒有走向客廳，只靠在流理台，微笑。

「性、愛並不像煮魚、吃魚那樣單純，」她手指輕叩流理台邊緣：「知道那時是令尊把我從浴間抱出來的？」

我楞了一會，然後點頭。

「其實，我吸入瓦斯不多。暈眩、撞上門、母親喊救人，這些都聽的清楚；令尊衝進來、紗門開合的聲響也毫無遺漏。他蹲身抱我，我想推開他，手腳卻癱軟不聽使喚，我一絲不掛被緊抱著。到巷口的一小段路，像走了大半世紀，我低頭貼在他寬厚的胸膛，他裸著上身，我聞得到男人的陽剛氣息，他胸部緊貼著我，我心跳極度紊亂，卻只能拚命壓抑。他的手臂環過我大腿內側，慌亂急走時一再碰壓到我的下部，我想出手阻擋遮掩，然而，終究只能環著他的脖頸，把他摟得更緊。我的身體急遽發燙，一陣顫抖後，我彷彿失禁，然後從脊髓迸出強烈的抽搐，那失重感讓我陷入極度的恐慌，擔心自己狂喊出聲，最後只得緊貼在他的胸膛喘息。」

「暈眩、發紺、顫抖、失禁，我以爲是瓦斯中毒的現象，後來才知道，和瓦斯中毒完全無關。」玉兒側著頭說：「在令尊的懷裡，迸出那種感覺真讓人難堪。」

「我心裡有東西被挑出，而且不停地衝撞。我又慌又怕，家裡正亂著，找不到人說，只能瘋狂地彈琴，讓手指、手腕、小臂、全身累得什麼也想不來。奇怪的是，即使身心俱疲，我再也沒想過尋死那回事了。」

搬家後，我到過令尊的辦公室，看得出他的驚喜，我笑著想向他道謝，才開口，一哽咽，眼淚全上來了。他靜靜地看著、等著，我終究什麼也沒說得出口。

隔年我才再去找他。那時，我休學獨租外宿，需要穩定的工作。他沒有太多的質問，只透過關係，幫我問到幾樣做得來的工作。後來我決定到酒店做出納，他卻很是猶豫。

酒店當然不是好的工作環境。但是，之前說了，我需要較高的待遇，另一方面，我信任令尊，他讓我有安全感。有他在，即使到酒店工作也不會有事，我是這麼想的。你懂那種感覺嗎？想像深愛你的人，用強壯的手臂牢牢地抓著你，在崖邊懸空晃蕩，那種無害的刺激，是不很有趣？」

「這樣的信任是不是太冒險了？」我質疑地問。

「一點也不。後來我才知道，他在酒店裡很受歡迎。他陪同來的都是高級客人、高消費額，而且從不會有賒欠或其他糾紛。在場子裡，他和小姐們嬉戲玩鬧，場外卻客氣尊重，絕不佔人便宜。」

他逢人就說我是乾女兒，酒店經理、領班當然對我特別關照，何況我只負責內部出納，不做場子，所以工作上毫無困擾，比我想像的還單純。

三個月後，我邀請他到我住處慶生，他以爲是同事聚會，爽快地答應了。

那天過了凌晨他才到，一臉漲紅的。看我準備的半打啤酒，和下酒滷菜，開心地說：才應酬完，喝不下。我搶著把啤酒全開了瓶，他搖頭笑罵我亂來，卻還是高興地喝上，後來又提到我不該喝酒，所以連我的份也一併喝了。

然後，他喃喃地說得走了。其實，喝到最後他是閉眼強灌的，哪還開得了車回家？所以我要他在床上睡會兒。他稍有推拖，然後只在地板躺下。

我看著他放心地沉睡，傾聽他節奏而壓抑的鼾聲。忍不住，解開他的襯衫，輕撫他的身體。然後，脫去自己的上衣、內衣，裸身貼在他那寬厚結實的胸部，我閉上眼，感受他酒後的燥熱、規律的心跳，也想像他正緊抱著我……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呼吸、心跳變急遽。再稍後，他醒來，輕輕地把我推開。起身時，他一陣踉蹌，只能靠著牆，把襯衫扣上。我遞給他濕毛巾，他緩慢地擦臉、擦手臂，道謝，然後低頭出門。

之後，他一如往常在酒店走動，還是被小姐們簇擁擁抱。我喊他，他也笑著應諾，這讓我很是苦惱，他怎麼可以這樣若無其事呢？

有一天，我告訴他，想轉做小姐。他緊張了，要我離開酒店，說早擔心公司會「洗小姐」。酒店裡對員工、小姐們洗腦遊說，鼓勵她們和客人出場，或其他服務來增加收入很平常，也幾乎是必然。

當然不是那回事，我哽咽地說，受不了店裡小姐們和他親暱緊貼摟抱。他看著我好一陣子，然後很正經地道歉，說往後不抱就是了。

之後，他來店的時間明顯減少，大多是陪朋友進店來，和領班經理、小姐們打招呼，稍作吩咐就離開。不只我們店，這圈子裡沒什麼祕密，就我所知，他在其他地方也是這樣。我忍不住問，為什麼？他大笑說，是被政風特派員盯上啦。」

「政風特派員？」我不懂這名詞。

「哪有什麼特派員？他是在嘲笑我，盯得他不能碰其他小姐。他體會我的感受，不碰酒店的小姐，這我懂。但是，對我嘻皮笑臉、避重就輕又算什麼？

他越裝傻，我越氣惱他不正經。我決定不再和他聯絡，即使碰面，也故意視若無睹，我知道他放不下我，至少他得擔心我被洗下海，我不相信他沉得住氣。

不管如何，我們就這樣僵持一年多。然後我告訴他，要結婚了。

他一陣錯愕。

我說，先生比我大廿歲，一直把我捧在手心般呵護著。在那瞬間，他臉上的自信、光采完全消失，只剩生硬、茫然與失落。那偽裝的笑臉顯得可憐，我的直覺是對的，他不可能不動心，他推開我，想保護情竇初開的小女生、想保護自己的脆弱，其實什麼也保護不了。我贏了，從裸身擁抱我走過長巷的那個夜晚，他就該完全屬於我了。」

玉兒盯著我，沉默了好一陣子。

「婚後離開酒店，我一點也不快樂。特別是在床上，我感到極度的痛苦與不耐，只有想像壓伏在身上的是他，那痛感才稍舒緩。即使如此，長期以來混雜著背叛、不忠的罪惡感仍讓我備受煎熬，不得救贖。也是努力過的，看心理醫師、吃長期藥，最後前夫也承認無能為力了，同意離婚是他能幫的最大忙。」

婚後，我和令尊見過一次面。

他說：懷念聽我的鋼琴，生澀遲緩的手法把舒伯特《小夜曲》弄得七零八落，但是靜夜裡，那些零落的音符、音節卻意外傳神地表現出女子羞澀低切的呼喚。然後，他嘆氣說，婚是不是結得太急了？我問他，有沒有對我動心過？他說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對我有責任。我們始終對不上焦。

離婚、到酒店上檯班，我都沒告訴他，但我不認為他不知道。

酒店上班這些年，一直都有過去的同事邀我，合夥開店做服裝、花藝、簡餐什麼的。原本不當一回事，談久了還真有譜呢，目前經營的韓系服飾店還像樣，順利的話，以後也不上酒店的班了。坦白說，現在的酒店不是年輕辣妹還真玩不來。

合夥的朋友和令尊也熟，我懷疑，一開始就是他居中安排，不想我待在酒店。

這些年，我常想在幽靜的夜裡為他彈鋼琴，也想在酒店裡依偎他懷裡撒嬌耍媚。至於喜歡哪個多些？這就為難了，幸好都只是想像罷了。」

之後沒想再和家父見面嗎？我問。

「見面又能如何？」玉兒搖了頭，反問。

我訥訥無言。

偌大客廳，變得寂靜而尷尬，我忽然想到，此刻，妻應該也正為餐桌上多餘的晚餐而苦惱著。

「噯！」她低聲說：「抱一下可以嗎？」

我還沒會過意，玉兒已經貼身緊抱過來，那凸起的胸部壓得我不敢放肆呼吸，她側著頭靠我肩上，髮絲散發陣陣誘人的香味，我腦底變得更混亂了。

「你和父親有相同寬厚的胸膛、臂膀。」玉兒拉我手環她的腰，然後，在耳邊吹氣般細語：「相信嗎？他連我的手也不碰。」

我的背脊一陣涼意，摟著嬌小軟柔的玉兒，雙手竟是從未有過的沉重乏力。